

Dongfang Shenhua Chuanshuo

东方神话传说

(第二卷)

西亚、北非古代神话传说

本卷主编:孙承熙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东方神话传说(第二卷)

(西亚北非古代神话传说)

主 编:薛克翘 张玉安

唐孟生

本卷主编:孙承熙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神话传说 第2卷/孙承熙主编.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4

ISBN 7-301-03412-1

I. 东… II. 孙… III. 神话-作品集-东方国家 IV. I 17

书 名:东方神话传说(第二卷)

著作责任者:孙承熙

责任编辑:刘乐坚

标准书号:ISBN 7-301-03412-1/I·427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32

排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室

印刷者:廊坊人民印刷厂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50毫米×1168毫米 32开本 12.125印张 289千字

1999年1月第一版 1999年1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18.00元

《东方神话传说》总序

当人类尚处于蒙昧的孩提时代,便开始了对人生和宇宙奥秘的苦苦探索,开始了对形形色色自然现象进行解释的伟大尝试。他们运用丰富而瑰丽的想象,怀着虔诚和敬畏的心理,为此而进行了最初的脑力创作活动。他们创作的成果便是神话。因此,神话作为人类最早的脑力劳动记录之一,具有异常丰富的内涵,涉及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它与宗教、哲学、文学、艺术、民族、民俗、伦理、语言、文字、天文、地理、历史、考古等学科有着密切的关联,成为它们的重要研究对象。在文化人类学、比较文学、比较宗教学等学科取得新发展之后,神话更日益受到重视。

东方是人类四大文明的发祥地。在东方,保存有人类最古老的文化遗迹——金字塔,也保存有人类最古老的神话——古埃及神话。因此,古老,是东方神话的第一特点。东方神话的第二个特点是它的丰富性。由于东方世界自古以来就居住着不同的人种和民族,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这些神话多姿多彩,五色斑斓,带有东方人的特质,闪耀着东方民族的智慧。东方神话的这两个特点,使它卓然独立于世界古代文化的宝库,并对西方古代文化发生巨大的影响,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例如,古代两河流域的神话传说《吉尔伽美什》中关于洪水的故事,就曾直接影响了《圣经·旧约》,而《圣经·旧约》作为基督教的根本圣典,又传遍了西方社会的各个角落,影响了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因此,东方神话不仅是研究和了解东方世界历史文

化的重要资料,而且也是研究和了解西方世界历史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但是,到今天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东方神话的图书。为填补此项空白,为有助于我国神话学研究的深入,有助于我国文化事业的繁荣,我们决定编写这部大型图书,使之不仅可供广大普通读者(尤其是青少年)阅读,可供教学单位师生参考,而且可供科研工作者使用。

在选材方面,我们遇到了两个问题。首先,东方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它到底包括哪些地区?在我们中国人心目中,东方通常是指亚洲的全部和非洲的一部分。如果这样,那么我们的《东方神话传说》就将不包括非洲大部分民族的神话,这将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但事实是,非洲居住着许多古老的民族,而每个民族都有许多美丽的神话,这些神话是不应被划为西方神话的。因此,我们的《东方神话传说》必须包括它们。但是,由于我们的人力和资料有限,只能选取东方神话传说的一部分。第二,关于神话这一概念,人们通常的理解是既包括神话也包括传说这两大部分内容。按《辞海》的说法,神话是反映古代人们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的故事和传说;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神话叙述神或超人,叙述超越一般人类世界的,以及对于这个世界具有首要意义的事件和状态,其主角往往是神、初民、改变人类状况的超人等。据此,我们将神话粗略地划分为三大类,并按照这三大类进行选材:第一类是解释自然现象的神话传说,其中包括宇宙生成、开天辟地、时间空间、日月星辰、山河大地、风雨雷电、洪水地震等方面的古老故事;第二类是解释人生的神话传说,其中包括生命起源、人类繁殖、天堂冥界、复活再生、转世投胎、永生及变形等方面的古老故事;第三类是解释社会的神话传说,这类神话传说往往与历史糅合在一起,其中包括帝王世系、宗教始祖、民族起源、国家建立、神魔大战、英雄业绩等方面的古老故事。当然,这样为神话分类不见

得科学合理,它只是为了编者选材的方便而采取的权宜之计。

这里需顺便说明的是,我们的《东方神话传说》中不包括中国神话,因为关于中国神话的辑本近年已经出了多种。

编写中的一些技术性问题,我们的处理原则是:一,忠于神话所出典籍的原意,决不添枝加叶或擅自篡改,以照顾学者的需要;二,文字尽量通俗、流畅、优美,一般不加注释,以照顾普通读者的需要;三,每卷前都加一篇说明和鉴赏性文字,介绍本卷所收神话的内容、流传情况及其各方面的意义、价值等,并对其中的主要故事作重点分析和品评。

尽管我们在谨小慎微地工作,但由于工程浩大和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部书仍难以尽如人意。我们在期待着批评和建议,也期待着将来有机会弥补存在着的过失和不足。

薛克翘

前 言

本卷所收的神话传说由三部分构成,即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和阿拉伯的神话传说。从地缘方面看,上述三部分神话传说孕育的范围,大致包括非洲东北部的埃及,亚洲西部的两河流域中下游即美索不达米亚和亚洲西南部的阿拉伯半岛。这三部分地区连成一片,古代都有陆路或水路交通联接,人员往来频繁。从文化方面看,古代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两者都被公认为是世界最古老文明的发祥地。至于古埃及文明的产生更早一些还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更早一些,或者说究竟是前者更多地影响了后者还是后者更多地影响了前者,这些学术争论,半个多世纪来从未间断。但其中有一个事实似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就是这两种历史悠久的古代文明在历史上有过深入的接触而发生过相互渗透的现象。这种接触和渗透主要是通过贸易途径实现的。地中海和红海是古代埃及与西亚最重要的交通渠道。在西亚古代历史文献中,不乏有关西亚盛产的木材、香料等物资远销埃及以供修建神庙或祭祀活动所需的记载。从语言方面看,古代埃及和西亚语言都隶属于含米特—闪米特语系或称亚非语系。主要包括埃及语、柏柏尔语、阿卡德语、巴比伦语、亚述语、迦南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等。这些语言无论在语音和形态方面均有不少共同特征。如有6个以a、i、u长短音区分的元音符号,有清、浊两类喉擦辅音,有主、宾、属3个格位,名词、形容词、代词、动词都有单、双、复3个“数”等等。因上述语言的相似特征,语言学家认为,含闪语系各语言是同一母语的

支。从上述地缘、文化、语言等诸方面考察,可以肯定,古埃及和西亚在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生了相互影响,在文艺领域如诗歌、散文、神话、传说、箴言、祷词、音乐、舞蹈等方面也会有所反映,这是不言而喻的。但究竟在哪些方面有明显影响?其影响程度又如何?至今尚未看到具有充分说服力的研究成果,仍有待于东方学者做更深入地探索和研讨。我们从上述三部分地区的神话传说中选择了一些著名的篇章把它们编纂在一起,就是想在神话领域提供一个大体轮廓,或许对我们从事古代北非、西亚神话的比较研究会有所裨益。

古代埃及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 4500 年。公元前 3110 年,上埃及(埃及南部称“上埃及”,北部称“下埃及”)的美尼斯统一了上、下埃及并建立了第一个王朝。埃及古代史,自公元前 3110 年第一王朝始至前 332 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占领埃及止,可划分为 31 个王朝。这 31 个王朝中的部分王朝按其重要性又可划分为五个历史时期,即前王朝时期(前 3110~前 2686,含第一、第二王朝)、古王国时期(前 2686~前 2181,含第三至第六王朝)、中王国时期(前 2040~前 1991,含第十一、第十二王朝)、新王国时期(前 1567~前 1085,含第十八至第二十王朝)、后期埃及时期(前 1085~前 332,含第二十一至第三十一王朝)。公元前 332 年,马其顿占领埃及后,埃及进入希腊化时代。

神话的产生往往与宗教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古埃及名目繁多的多神信仰显然为神话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古埃及人具有丰富的想像力。他们在各个时代、各个地区针对各种事物几乎无时无刻都在创造各种神灵。被创造的各式神灵,经过时代的筛选,命运各异:有的在民间长期流传并不断被添枝加叶而形象越来越丰满,甚至人们为他们建立了神庙而世代供奉祭祀;有的则被人们遗忘而逐渐销声匿迹。目前我们所接触到的古埃及神话,都是通过文字记载才保存下来的。它们显然是在民间以口头形式流传

的基础上经过选择和加工的作品。古埃及神话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包括神灵降生、开天辟地、人类起源、民间生活、历史传说等。

古埃及象形文字是人类历史上创制最早的文字之一。根据近代考古发掘,在上埃及阿姆拉遗址发现的古埃及象形文字符号的历史可追溯至约公元前 3500 年。这些符号大都铭刻在陶罐、石板等器物上。目前在埃及发现的历史最悠久、内容最完整的象形文字文物也是在上埃及的希拉贡波利斯地区出土的一块纳尔迈石板(亦称“纳尔迈调色板”),它的制作年代大致在公元前 3100 年左右。这块象形文字石板刻绘了纳尔迈王征服尼罗河三角洲的情景:他一手高举权杖,一手抓着跪在地上的敌酋的头发;调色板的右上方是一头雄鹰,它兀立在一个贴俯着地面的人头和一簇抽出 6 茎的纸莎草上。纳尔迈调色板中雄鹰的形象是纳尔迈王的象征物;贴地的人头和六茎纸莎草则是象征被征服的尼罗河三角洲的臣民。根据这一石板上刻绘的象形文字,埃及学学者认为,古埃及象形文字在公元前 3100 年前后已具雏形。但自原始象形文字的诞生至象形文字发展成熟而能较自如地记载如神话、寓言、故事、传说、歌谣、散文、教谕、祷词、符篆等作品,其间又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与此同时,促进象形文字的发展也与埃及纸莎草纸制作工艺的日臻完备和尼罗河三角洲纸莎草纸产量日益增多有着密切的关系。

纸莎草纸亦称纸草纸或埃及纸。纸莎草属莎草科水生植物。古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盛产纸莎草。古埃及人取其茎用作建屋、造船、搓绳、制鞋等材料;同时被大量用来制造纸莎草纸的原料。目前传世的古埃及神话绝大部分都是书写在纸莎草纸上保存下来的。纸莎草纸质地稀疏,成品脆薄,与陶片、石板等硬质材料比较,遇火易燃,遇水易潮,不易长期保存。因此可以断言,保存至今的纸莎草文献在纸莎草文件的总量中只占极小的比例;古埃及神话传说也不例外,传世的作品只是凤毛麟角,但其数量却依然十

分巨大,由此可见,古埃及神话创作量之可观!

18世纪,在埃及发现了大量纸莎草纸文献,数量达几千卷。其中最古老的文献可上溯至公元前4000年代末。19世纪30年代,法、英、德等国东方学者释读埃及象形文字成功。从此,世界上—门崭新的学科——埃及学宣告诞生。

古埃及文学题材广泛,有情诗、歌谣、祷文、传记、神话、传说等。古埃及最初出现的带有文艺性的作品是祷文和自传,其次则是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古埃及神话在碑铭、墓词中都有发现,但大部分的神话都保存在纸莎草纸文献中,而且记载较为详尽。纵观古埃及神话,我们发现,其中描述最频繁的一个神灵,则是古埃及人所推崇的太阳神——“拉”或被称作“阿吞”。太阳神拉原先也是一个地区神,后来才演变为创造天地万物的最高神祇。古埃及人认为太阳不仅是光明和温暖的源泉,而且也是保障农业丰收使人类和生灵赖以生存的圣物。至第五王朝,全埃及对太阳神的崇拜已占有明显的统治地位。从此,埃及的法老都有一个特殊的称号,叫做“拉的儿子”。至新王国时期第十八王朝的埃赫那顿(前1379~前1362)即阿门荷太普第四即位后,实行了宗教改革,宣布独尊阿吞神,几乎废除了对其他任何神的崇拜。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埃赫那顿对太阳神至高无上的推崇,把他凌驾于众神之上并企图废除其他所有的神祇,他的这个目的虽然最终未能实现,但他的想法和做法无疑是世界建立一神教的最初尝试。

埃及以文字形式记载的神话起始于约公元前3000年的古王国时期。最初用十分简洁的象形文字记载在墓壁上,后来则大多记录在纸莎草纸上。例如在《伊西斯寻夫记》中述说的被古埃及人崇奉为掌管阴司之神的奥西里斯,他的名字第一次被发现是在古王国时期第五王朝的一个墓壁上。嗣后,奥西里斯在许多纸莎草纸记载的神话中被经常提到,他的形象也就越来越丰满了。这显然是关于他的故事在民间世代地流传并不断加工、提炼、充实

的结果；而且不能排除，在埃及被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军占领后（前332年后）该神话在流传过程中又受到了希腊、罗马思想因素和艺术技巧的影响。我们在本卷中辑录的《伊西斯寻夫记》是目前在埃及发现的关于该神话的出版物中内容最为详尽的版本之一。纵观《伊西斯寻夫记》，它的表层涵义是述说一个关于皇家权力斗争的故事：深受百姓爱戴、善良的国王奥西里斯被邪恶的弟弟塞特谋害。王后伊西斯悲痛欲绝，历经千辛万苦才找到奥西里斯的尸体。她伏尸痛哭，凄厉悲哀的恸哭声终于打动了天神，他们运用神力使奥西里斯起死回生，但不久奥西里斯又被塞特谋害。根据较原始的版本记述，塞特杀死奥西里斯后，把他的尸体肢解成14块，丢弃在全国各地。伊西斯再次长途跋涉找回了奥西里斯尸体的各个部分并乞求神的帮助。天神对伊西斯的处境十分怜悯，同时对她忠贞不二的品格也大为赞赏。但这一次天神并没有使奥西里斯复生，而是使伊西斯与奥西里斯的灵魂受孕并生下了霍鲁斯。霍鲁斯长大后为报杀父之仇与叔叔塞特进行了长期的争斗，取得了胜利，获得了王位。至于奥西里斯，则被天神指派为阴司的统治者。需要指出的是，奥西里斯死后复生与其被指派为阴司的统治者以及霍鲁斯与塞特的长期争斗都隐喻了更深层的含义。奥西里斯的死后复生，是自然规律人格化的一种描绘。它反映了古埃及人对自然现象中出现的周而复始的规律，如植物年年岁岁的兴衰枯荣，尼罗河水年复一年的定期泛滥，太阳和月亮日以继夜的升沉等，所表现出的既神秘又崇敬的心态。最终，他们把它归结为“神的意志”、“神的威力”的体现；霍鲁斯与塞特的长期争斗，则反映了古埃及人对人类社会善恶观念的一种认识，即“善”与“恶”的斗争无所不在，无时不现，虽然斗争的预期结局将是“善”战胜“恶”，但“恶”在初期，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十分强大的，而且常常能掩盖真相混淆视听。我们发现，在有关奥西里斯的众多神话中，有的结局并不是霍鲁斯杀死了塞特，而是天神把王国一分为二，由霍鲁斯和

塞特各掌其一。这个结局耐人寻味,似更渲染了“善”、“恶”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至于善良的奥西里斯成为阴司的统治者,则充分反映了古埃及人的一种朴实和美好的愿望。他们深信,活着的人要像奥西里斯那样——与人为善,那么,死后就能无忧无虑地进入奥西里斯统治的另一个王国,在那里受到奥西里斯的关怀和保护,永享安宁和幸福。这显然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古埃及人受自然界周而复始规律的启迪,渴望和追求“虽死犹生”的理想境界。

据历史学家考证,自古王国后期始,在埃及许多地方兴建了奥西里斯的神庙,受到广大埃及臣民的顶礼膜拜,而且许多人企盼在死后能葬身于奥西里斯主神庙的所在地——阿拜多斯。

至中王国和新王国时期,埃及的政治、经济、宗教等领域都有巨大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文学活动也空前繁荣,神话、传说、故事、寓言等创作臻于全盛的发展时期。我们选辑的《兄弟俩的故事》,是新王国时期问世的许多曲折离奇的神话故事中的代表作之一。该故事中的两兄弟——阿努布和贝伊塔都是古埃及人崇奉的神祇。神话通过贝伊塔遭难、转折、制胜三个阶段,一方面从正面歌颂了诚实、勤奋的美德和谴责了欺诈、贪欲的丑行,以此宣扬伦理道德规范的胜利;另一方面,又形象地揭示了,幼小的植物种子从发芽到开花结果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抵御既来自人类社会又来自自然界的种种倒行逆施和风霜雨雪的酷烈过程。其中着重指出了水分对种子生长发芽的重要作用。这显然是对埃及因为地处广袤的沙漠地区,长年缺水不利于植物生长所作出的客观反映。这可能也是古埃及人把贝伊塔奉为“五谷之神”的缘故吧!

苏美尔、巴比伦和亚述地处两河流域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中下游,是古代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在那里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灿烂的两河流域文明。这一地区现今基本上属于伊拉克共和国的版图。它的北部约以摩苏尔为中心,古称亚述;南部约从巴格达至波斯湾,古称巴比伦尼亚或示拿。巴比伦尼亚北部又称阿卡

德；南部又称苏美尔。根据考古发现，两河流域的原始文化始于北部地区。约在公元前 7000 年，在今伊拉克北部山区边缘已出现了原始农业和畜牧业，并开始进入氏族公社阶段。到公元前 5000 年代，南部苏美尔地区的生产力发展较快，逐渐超过了北部，在那里产生了两河流域最初的苏美尔文明。从公元前 5000 年代后期至公元前 3000 年代初期，苏美尔氏族制度逐步解体并开始步入奴隶制国家的形成时期。约自公元前 3000 年代初至公元前 2371 年统一的阿卡德王国建立时止，在巴比伦尼亚先后出现了几十个城市国家（城邦）。公元前 2230 年，阿卡德王国被东北部山区的库提人部落灭亡。公元前 2006 年，两河流域北部闪米特族的亚摩利人侵入两河流域中南部。约公元前 19 世纪，亚摩利人在巴比伦尼亚建立了古巴比伦王国第一王朝（约公元前 1894—前 1595），定都巴比伦城，从而为巴比伦文明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在两河流域北部由闪米特族的另一支创建的奴隶制国家——亚述，也日益强大，开创了著名的亚述文明。公元前 8 世纪，亚述王国在底格里斯河东岸建造新都尼尼微（今伊拉克摩苏尔附近），标志着亚述文明的发展趋于顶峰。他们在新都兴建了规模宏大的宫苑和王家书库——亚述巴尼拔图书馆。馆中收藏了约 2 万多块两河流域各个时期的楔形文字泥板，这为后人研究两河流域文明提供了重要的文字资料。

古代两河流域南部开创的苏美尔文明，及在其影响下在中南部产生的巴比伦文明和北部的亚述文明构成了两河流域文明的主体。但毋庸置疑，巴比伦文明，无论在其深度或广度方面所达到的成就始终处于两河流域文明的前列，这可能就是今人往往喜用“巴比伦文明”来概括两河流域文明的原因所在。

楔形文字和泥板书的创造和使用是古代两河流域最辉煌的文化成就之一。约公元前 3500 年至前 3100 年，苏美尔人首先创造了建立在象形基础上的图画文字。图画文字最初被刻画在石头

上。后来苏美尔人又用粘土制成半干的泥板,用削成三角形尖头的芦苇杆或动物的骨片当笔,在泥板上刻画图画文字;由于落笔处较宽,提笔处较细,形似木楔,故称之为楔形文字。经过长时期的演变,图画型楔形文字逐渐向含有表意和谐声特色的线型楔形文字发展,从而使它带有字母文字的某些因素。苏美尔人之后的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和迦勒底人都接受了楔形文字;埃兰人、喀西特人、波斯人、胡里人和赫梯人也都借用过楔形文字。至公元前 2000 年代中期,楔形文字已成为西亚各国外交事务上通用的一种文字体系了。楔形文字一直沿用至公元后,目前已知的最晚一块楔形文字泥板的制作年代约为公元 75 年。

两河流域文学从苏美尔时代始,经过巴比伦和亚述时代,无论从思想、内容、语言还是从题材和体裁等方面考察,三者之间都有明显的连贯性。处于居中的巴比伦时期,无疑是两河流域文学承上启下和日趋成熟的时期。我们现在所说的“巴比伦文学”,一般指的是公元前 19 世纪至前 16 世纪即古巴比伦王国时期所产生的泥板书文学。巴比伦文学的创作语言主要有两种,即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阿卡德语属闪语族的东支,包括巴比伦语和亚述语两种方言。因此,阿卡德语也叫做“亚述巴比伦语”。自公元前 2000 年代中期始,楔形文字日臻完备,可在泥板上记录复杂的语言现象。至今存下来的近百万块泥板书残片,就是灿烂的两河流域文明最好的历史见证。文学作品在整个泥板书文献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很大,大致只有三四千块;但涉及的文学题材和体裁却极为丰富。其中有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史诗歌谣、对话祷词、咒语箴言和挽歌等。神话传说,特别是史诗体神话传说如《吉尔伽美什》,则是巴比伦文学中最有成就的一部分。

苏美尔神话处于世界神话的初创时期,形式和内容都很简陋,没有复杂离奇的情节,但从中可窥见刚步入文明社会后不久的苏美尔人朴实无华略显幼稚的思想观念。我们收的《天地分开,宇宙

形成》、《月神的降生》、《安启造人》、《恩里尔的金斧》、《安启建立大地秩序》等神话故事,大致反映了苏美尔人对于天地形成和崇拜日月星辰等自然物的原始宗教观念。

巴比伦、亚述神话较之苏美尔神话,无论在思想意境或艺术手法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进步。长篇史诗体神话《吉尔伽美什》是巴比伦神话文学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作。它的雏形出现于苏美尔时代,距今已有 4000 多年的历史,因此它被认为是世界文学中最古老的一部史诗。

《吉尔伽美什》的原始形态是民间创作的口头文学;先由伶工在民间说唱、增补,经过长时期的流传后由编纂家搜集整理、加工提高才最后编定成型的。史诗的主人公名叫吉尔伽美什,这是古代两河流域历史上一位国王的名字。根据《苏美尔王表》记载,吉尔伽美什是苏美尔人创建的乌鲁克城邦第一王朝(亦称大洪水后第二王朝)的第 5 位国王。他的统治时期约在公元前 2700 年至前 2600 年之间。大约在公元前 3000 年代后期,出现了关于吉尔伽美什故事的泥板书;至公元前 1500 年左右,出现了用古巴比伦语写成的长篇《吉尔伽美什》。

19 世纪中叶,在伊拉克的尼尼微发现了古代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拔(公元前 668—前 625)的皇家书库,从中发现了一部较完整的用亚述语楔形文字撰刻的《吉尔伽美什》泥板书。这部诗作由 12 块大型泥板组成,共 3000 多行。

《吉尔伽美什》是 4000 多年前古代两河流域建立城邦时期的产物。“城邦”是由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脱胎而出的奴隶制国家的早期形式。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即标志着人类社会由野蛮时代步入文明时代。《吉尔伽美什》正是反映了两个社会——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及两个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新旧交替,社会生活和思想意识发生急剧变化的情况。注意到这个特点,将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史诗所含有的积极的思想内容。

《吉尔伽美什》是一部壮丽的英雄史诗。它通过吉尔伽美什和恩奇都的坎坷人生，特别是与命运搏斗的悲壮历程，深刻地反映了新兴的奴隶主阶级为确立奴隶主的权威所具有的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抗争精神。在史诗中，吉尔伽美什不甘心于爱神的摆布，断然拒绝爱神的求爱就是这种抗争精神的明显表现。

以极其鲜明的观点肯定早期奴隶社会的文明现象，是史诗具有积极社会意义和思想深度的一个重要表现。天神降灾于恩奇都，他意识到人生的终点已近在咫尺。他追悔莫及，不胜痛苦。他想：要是当初不来乌鲁克，不涉足于城市的文明生活，而始终置身于荒山野林之中与禽兽为伍，那么今天不是依然能优哉游哉吗？恩奇都顿时把满腹怨恨迁怒于把他引至乌鲁克的神妓，诅咒她“永遭厄运”。可是，太阳神在天上听到恩奇都的诅咒却不以为然。他对重病中的恩奇都谆谆开导。恩奇都听了太阳神的规劝后如梦初醒，郁结在心头的怨恨即刻烟消云散了。

史诗的最后部分，作者以满腔热情和淋漓的笔墨讴歌了吉尔伽美什探索“永生”的悲壮历程，涵义深沉，情节离奇，耐人寻味。吉尔伽美什因恩奇都的死亡而对“命运”的虚幻莫测充满了惶恐和不安，他决心长途跋涉去探索永生奥秘。吉尔伽美什虽然是个与众不同的神人，但在生死面前他与凡人一样，无法获得永生。人不能永生，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真实描写，也是史诗主题思想具有生命力的基本因素。吉尔伽美什力大无穷，气壮山河，但在追求永生的道路上依然是个弱者，是个失败者；但是，他那种勇往直前、百折不挠的顽强探索精神，千百年来却一直受到世人的称颂，因此，若是作为一个人而不是神的吉尔伽美什，无疑他永远是个强者，是个胜利者！

除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神话外，我们在本卷中还收录了一部分古代阿拉伯的神话传说。其中有一部分传说，如《阿丹》、《易卜拉欣》、《优素福》、《努哈》等是直接取材于《古兰经》的。这部分传说

故事,如与《圣经·旧约》中的有关故事作一比较,不难发现两者不是有所雷同就是有明显的接续和发展痕迹。造成这种现象,显然是因为希伯来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均隶属于“闪族文化”传统,在历史上相互长期影响、渗透的缘故。

闪族今译闪米特族,是指古代西亚和东非说闪语族诸语言的人群的泛称。在古代,闪族主要包括巴比伦人、亚述人、希伯来人、腓尼基人等;在中古和近代,主要是指阿拉伯人、犹太人、埃塞俄比亚人等。闪族这个名词,源于犹太教经典《创世记》中关于挪亚(即《古兰经》中的努哈)的传说。“闪”是挪亚的长子。近代学术界对“闪族”下的定义,一般是指古代阿拉伯半岛迁徙两河流域、巴勒斯坦、叙利亚、尼罗河三角洲和北非、东非等广大地区的游牧民。18世纪下半叶,奥地利东方学者根据中近东地区古代语言——巴比伦语、亚述语、古叙利亚语、阿拉米语、腓尼基语、希伯来语、迦南语、阿拉伯语的近缘关系,首先提出了含闪语系闪语族这一术语。自此以后,“闪族”和“闪语族”这两个名词被学术界认可并沿用至今。

闪语族中各语言现象的近缘关系,只不过是闪族文化系统各分支,如巴比伦文化、亚述文化以及希伯来文化、阿拉伯文化中的若干共同特征中的一个而已;至于其他的文化领域,如文学艺术、宗教传统、伦理道德、生活习俗等也同样存在着近缘现象。其中,闪族文化各分支的神话传说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譬如在本卷中我们根据《古兰经》的记载,收录的阿拉伯神话传说中有一则关于《努哈》的故事。这则故事与《旧约·创世记》中关于“挪亚方舟”的传说如出一辙,只是按阿拉伯人的习俗和宗教的需要,在情节和内容方面作了某些改编而已。“努哈”就是“挪亚”。这个音译名字的不同,仅仅是由于希伯来语读音和阿拉伯语读音的差别而引起的。

众所周知,《古兰经》较之《旧约圣经》晚出许多世纪,是否就能得出阿拉伯人的创世神话只不过是犹太人的创世神话的翻版的